

請掀開經本，第二十六面第九行：

【策云。我師曹溪六祖。隍云。六祖以何為禪定。策云。我師所說。妙湛圓寂。體用如如。五陰本空。六塵非有。不出不入。不定不亂。禪性無住。離住禪寂。禪性無生。離生禪想。心如虛空。亦無虛空之量。】

這些都是六祖大師經常為弟子們開示的，而由玄策禪師口裡說出來，這是他答覆智隍禪師請問的，就是六祖所說的禪定究竟是怎麼樣的？玄策是這樣答覆他的，說『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』，這個字樣與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裡面所說的相同，「妙湛總持不動尊」，這是形容法身。法身無相，法身無作無為，所以它是圓滿的。法身不生不滅，所以它是常寂的，清淨寂滅。「體用如如」，這是從體起用，用如其體，體如其用。在如來諸菩薩、聲聞緣覺是如是的，就是在六道眾生也沒有例外，沒有兩樣。所以佛看到一切眾生說本來成佛，從哪裡看的？就是從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」。可惜的是眾生迷，迷什麼？就是迷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」。諸佛菩薩悟，他悟得是什麼，悟的就是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」。所以迷悟不二，迷是這個事情，悟還是這個事情，是一樁事情。如果我們自己一旦要覺悟了，我們與諸佛菩薩那個心情開朗、愉快就沒有兩樣。

我們為什麼迷？下面就說出來了。『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』，這是悟的時候看出來的。迷的時候把五陰、六塵都當作真的，不知道這個東西是假的，把它當作真的。這一當作真的，麻煩就來了，於是在身心境界上，「五陰」就是自身，「六塵」是外境，與自己身心外境上起虛妄的分別執著（分別執著也不是真的，都是虛假的

），這才造業受報。如果真正覺悟了，身心境界都是一種幻相，不是真相，幻相不礙真，真也不礙幻。好像鏡子，鏡子裡面什麼都沒有，乾乾淨淨的，外面境界照到裡面清清楚楚，外頭的境界照進去不礙鏡子的清淨。我們把鏡子比作真如本性，把鏡中那個影像比喻五陰六塵，可見得五陰六塵不礙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也不礙五陰六塵，所以才說「體用如如」。諸佛菩薩體用如如，我們凡夫體用也如如，乃至於畜生、餓鬼、地獄沒有一樣不如如。「如如」，怎麼講？當體即空。所以雖有，它不是真有，叫幻有；雖空，它不叫頑空，它叫真空。《心經》就是詮述這個道理，這是把事實真相說出來，你看就是四句十六個字，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說得清清楚楚。

明白人，他是怎麼樣？下面這個幾句，八句，就是說那個覺悟人的樣子。『不出不入』，你說定，也沒有入定，也沒有出定。不像那個智隍，智隍有入定、有出定，他有入有出。所以真正覺悟的人、明心見性的人，就像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，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。他底下講『禪性無住』，他沒有出入，也沒有定跟亂，心不亂了。心很亂我們才講定，心不亂定也講不上，所以二邊都沒有，無所謂定，也無所謂亂，沒有了，定跟亂二邊都離了，出入兩頭也都打掉了。「禪性無住」，這就是說決定不能存心要住在禪定這個念頭，這個諸位要記住。拿到念佛法門裡面來說，我們決定不要起個念頭：我要求一心不亂，我要得個一心不亂。你要有這麼一念，你這個一心得不到，為什麼？因為一心裡頭沒有這個妄念，你還有這個妄念，這個妄念就是障礙你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要不要？要求，雖然要求，又不能起心動念，心裡有這個念頭就是障礙。所以祖師常常教給我們一句彌陀念到底，什麼都不想，也不要想著我要往生、我要得一心不亂、我要開智慧，什麼念頭都不想，這樣才能夠念到一心，智慧才能現前，才能決定往生。所以要緊就是老

實念佛。

『離住禪寂』，這個「離」就是心裡頭要離開，不要有住在禪定那個境界裡，不能有這個念頭。這個正是《金剛經》裡頭所說的，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這個是很難很難的境界。我們現在沒法子，心都有住，有住就是有念頭。到沒有念頭的時候，沒有念頭就住在無念上，還是有住，所以不住有念則住無念。住無念就是無想定，修成了，果報在無想天，外道。所以那個不是佛法。由此也能夠體會到禪不容易，真正是難。要住，當然最好是住阿彌陀佛，心裡頭常常有阿彌陀佛，這樣好，這個是能夠帶業往生。

『禪性無生』。這個要注意，因為一般參禪的人他不懂得，他心裡有住，他也有生。有生生到哪裡、生到什麼地方？生到一個是禪，一個是想。他要生禪，禪就是四禪天；他要生想，想是四空天。所以說『離生禪想』，「離生禪想」這個是四禪、四空天他都不住，這樣才能超越。所以絕大多數的人，禪修成功了，他都生四禪天、四空天。倈虛大師在開示裡頭常常講，那還是六道的凡夫，壽命長一點、福報大一點，壽命盡了還是要輪迴。我們無量劫以來，阿賴耶識裡頭不知道有多少習氣種子，這些習氣種子都會現行的，都是將來三途六道果報的親因緣，遇到緣它就起現行了。我們要覺悟就是覺悟在這個地方。所以，要生，決定生西方淨土；要住，決定住阿彌陀佛。自己要如是，還得要盡心盡力去幫助別人。假如我們自己這麼做了，不肯盡心盡力幫助別人，我們與彌陀的大願不相應。阿彌陀佛發願大慈大悲普度虛空法界一切罪苦眾生，我們也要發這個願，與阿彌陀佛才志同道合，所以要盡心盡力去做。力做不到，我有這個心，那還是圓滿的。因為事上做到得要種種因緣，因緣有欠缺、不具足，事當然不能圓滿。禪家是無住無生，所以他離住離生，可見他那個心真正是妙湛圓寂，確確實實是這個境界。

『心如虛空』，這就是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也不能有「本來無一物」這個想法，所以『亦無虛空之量』。假如說我們這個心大，多大？像虛空那麼大，還是有個量，虛空還是一個量。如果說無有虛空之量，你那個心比虛空還大，那是真的。這是佛在《楞嚴經》上所講的，講個比喻，他把太虛空比作我們真心，把現在這個虛空比作一片雲彩，虛空大還是雲彩大？所以才說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，這個才是自己的本來面目，才是自己的真心。這麼高的境界，智隍沒聽說過，也未曾想到過。所以他一聽，心就動了，趕緊到曹溪去參訪六祖去了，這是他聞所未聞的。所以：

【隍聞是說。徑來謁師。】

『徑』就是很快的就來了，「徑」是近路，馬上就到曹溪來參拜六祖。

【師問云。仁者何來。】

就問他，你從哪裡來的？怎麼會想到，要到此地來？

【隍具述前緣。】

就把這一段因緣說出來了。

【師云。誠如所言。】

這是六祖也把玄策的話印證一下，玄策跟你講的沒錯。

【汝但心如虛空。不著空見。應用無礙。動靜無心。凡聖情忘。能所俱泯。性相如如。無不定時也。隍於是大悟。二十年所得心。都無影響。】

智隍在那裡坐了二十年沒開悟，雖沒開悟，那二十年也不是白坐的，他要沒那二十年的功夫，到曹溪祖師給他說這幾句話他就開悟了，沒那麼簡單，可見得他那個二十年不是白坐的。就是坐到邊際上這一關打不破，到曹溪被六祖給他點破了。六祖教給他心要空，心裡面不能有東西，為什麼？因為心本來是空。你要有一物在心

裡面，你的心決定受傷害。心傷害是什麼？障礙你開悟，障礙你見性，障礙你得一心。我們要把這個障礙拿掉，那就是心要常空，但是要緊的不能著空見，換句話說，空有二邊都要離開，不但有要離，空也要離。『不著空見』，「空」也要離，空有二邊都不執著，這個樣子應用就無礙了。應用就是日常生活當中一切隨緣，隨緣當中空有二邊都不執著，這是真正的功夫。凡夫隨緣著有，二乘權教菩薩隨緣著空，唯有圓實菩薩，他隨緣空有二邊都不著，所以他真正能做到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

『動靜無心』，動也好，靜也好，他都能夠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。『凡聖情忘』，「凡聖情忘」這個境界就是一真法界，完全平等了，心裡面沒有那是佛菩薩，這是凡夫。佛菩薩、凡夫是隨眾生分別心而說的，法身大士決定沒有這個見解，法身大士就是圓教初住以上，在念佛的人來講就是理一心不亂。諸位要記住，如果我們心裡面真的還有執著，還有佛菩薩、還有凡夫，我們縱然得一心，是事一心，沒有得理一心。理一心的人沒有這種分別，沒有這個執著，為別人言說，那是隨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，隨順眾生的執著而執著，自己本身決定沒有分別執著，這樣才能見性，才能得理一心。

『能所俱泯』。「能所」都是對立的，上面所說的，統統是相對的。正是六祖所說的，二就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凡聖是二，動靜是二，空有是二，能所是二，二一定要捨掉，這才能入不二法門。《維摩經》上講不二法門；《華嚴經》上講一真法界，一真就是不二；淨土裡面所講的一心不亂，一心就是不二，二就不是一心。這個時候『性相如如』，「性相如如」就是前面玄策大師講的「體用如如」，性是體，相是作用。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性是空的，相也是空的，所以性是真空，相是妙有，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

二。《心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空就是講的性，色就是講的相，就是性相如如。這個境界裡面就是『無不定時也』，這才真正叫大定，首楞嚴大定。

六祖給他這麼一開示，智隍恍然大悟了。『二十年所得心』，就是他心有所得，他二十年來自己總覺得我得了定，他心裡有定，他住在定上，他其他的妄念是沒有了。別的分別執著還有沒有？他還分別我有定，別人還沒有定，所以他執著他得到定了。現在這一下把它打掉了，打掉才真正得道了。心裡有一物，我得到一個什麼東西，那是假的。《心經》到最後告訴你，「無智亦無得」。釋迦牟尼佛二十二年講的《般若經》，結集起來翻譯過來的六百卷《大般若》，那個六百卷《大般若》講個什麼東西？就講無所得，《心經》末後「無智亦無得」。無智是真智，有智是聰明，佛法裡面講世智辨聰，那是有智。無智是真智，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，心清淨什麼都沒有，應用起來無所不知。心裡頭有一物，應用起來就不自在，就不能夠圓融。所以他講，他「二十年所得心，都無影響」，「無影響」就是統統沒有了，這一下掃得乾乾淨淨，連影子都沒有了。他這個就是說斷得乾淨、斷得徹底，真正到了無智亦無得，他入了這個境界。

【其夜。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。隍禪師今日得道。】

這個都有他的護法神，他的護法神看到他今天得道了，得道就是說他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也就是圓教初住菩薩的地位，這個叫得道。在我們念佛人來講，就是理一心不亂，到理一心不亂了。所以護法神在空中宣布，他今天得道了，河北那一帶的人都知道。

【隍後禮辭。復歸河北。開化四眾。】

他在那裡那麼多年，跟那個地方上有緣，所以回去還是教化眾生。諸位同學在此地，你們在這邊也住得很久，也是與這一方有緣。

，沒有緣你在這一方住不住，你能夠住得住，與這一方就有緣，要盡心盡力用佛法來度化這一方，這個功德利益不可思議。再看底下一段，第十一位。這是有一個出家人，問黃梅意旨，這一個出家人的名字沒有說出來，必定是有這麼一個人來問。

【一僧問師云。黃梅意旨。甚麼人得。】

『黃梅』就是五祖，祖師代代相傳的祖師意，所謂祖師西來意，什麼人得到？

【師云。會佛法人得。】

他老人家答得很妙，什麼人得？『會佛法人得』。此地諸位要記住，這是普通的一個問答，什麼人能夠得到？會的人得到。

【僧云。和尚還得否。】

他是五祖的傳人，你得了嗎？

【師云。我不得。僧云。和尚為什麼不得。師云。我不會佛法。】

你們想想這個裡頭的意思，他要說他得了，他要說他會佛法了，那就大錯特錯了，為什麼？他心裡有分別、有執著了。六祖他講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；你還有個得，你有一物，你又會佛法，你有兩物了。這才叫真正的得。所以這一條緊接著記錄在此地，就證明不可得的宗旨。智隍禪師就是因為他都無影響了，這個才真正得到了。如果六祖心裡還有所得，還會佛法，那與前面他教智隍禪師的就完全相違背了。所以這個幾句話非常有味道，這一條錄在此地用意很深，證明祖師如是教人，他自己也確確實實做到了，他也是無智無得的境界。再看下面第十二條，方辯法師。

【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。而無美泉。因至寺後五里許。見山林郁茂。瑞氣盤旋。師振錫卓地。泉應手而出。積以為池。乃跪膝浣衣石上。】

這個『衣』就是達摩祖師所傳之衣，這個衣雖然不用，但是放久了也會髒，他想洗一洗，把這衣服洗一洗。這個「衣」就是釋迦牟尼佛的衣，代代相傳，傳到六祖。可是沒有好的泉水，他就在寺廟後面去找，找了很遠，有五里多路。五里路的話要拿現在來算，大概是兩公里多一點，我們中國的里小，兩公里多一點。見到這個地方風景很好，我們俗話講風水不錯，風水很好。他拿著錫杖，錫杖往地上一插，泉水就出來了。現在叫濯溪泉，南華寺濯溪泉還在，將來有機會去看的話，這個地方還在。相傳這個地方的泉水，就是六祖大師（本來沒有泉水的）他把錫杖插在地上泉水冒出來，慢慢水積成一個小池。他就在那裡洗這個衣服，可見他很恭敬，『跪膝浣衣石上』。佛法就是在恭敬當中求，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，有敬就有感應，輕慢就沒有感應。

【忽有一僧來禮拜。】

他正在那裡洗衣服，忽然有一個出家人，在他旁邊向他禮拜。

【云。方辯。】

自己稱他的法號叫『方辯』。

【是西蜀人。】

『西蜀』就是四川。

【昨於南天竺國。見達摩大師。】

這個人似乎也是有點神通了，昨天他在南天竺，今天到曹溪，現在用飛機差不多，可以，在那個時候不可能，那時候決定不可能，他怎麼來的？而且他遇到達摩祖師（達摩祖師與六祖相去已經很遠很遠了），達摩祖師還在，還在世間，並沒有入滅。達摩在中國示現是入滅，方辯他見到達摩祖師，而且達摩祖師囑咐方辯：

【囑。】

『囑』就是囑咐他。



【方辯速往唐土。】

趕快到大唐國去，叫他趕快去。

【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。】

『僧伽梨』就是衣。

【見傳六代】

這個『見』念現，跟現在的「現」是一個意思。

【於韶州曹溪。汝去瞻禮。】

這個幾句話這是達摩祖師告訴方辯的。而且他說昨天遇到達摩祖師，在印度遇到的，這是不可思議的神通。

【方辯遠來。願見我師傳來衣鉢。】

達摩祖師叫他到這來看衣鉢，六祖正在洗這個衣服。

【師乃出示。】

他這麼一說，六祖就把這個衣展開來給他看。

【次問。上人攻何事業。】

然後六祖就問他，你平常做些什麼事？問他從事於什麼事業，就是哪一個行業？

【方辯曰。善塑。】

他會塑佛像，是一個雕塑家。

【師正色曰。】

六祖聽他說會塑像，六祖也就正色，很嚴肅的、很有威嚴的態度舉出來，說：

【汝試塑看。】

你試著塑塑看。

【方辯罔措。】

『罔措』就是被他的威德懾服住，感覺到手足無措，就這個情形。

【數日。塑就真相。高可七寸。曲盡其妙。呈似師。】

過了幾天，他真的替六祖塑了一個像，塑了一個七寸高的相，塑得非常之像，這個相還在曹溪。再告訴諸位，就是六祖現在這個肉身像，肉身像也是經過方辯重新把他修整過的，所以保持得跟他老人家在世一模一樣的。六祖的肉身是經過他整補、修補的，就是方辯。所以六祖今天那個相，你一看非常豐滿，不像一般有的肉身那個肉都乾了，人都很瘦。這不曉得他用什麼東西把它補出來的。

【師笑曰。汝只解塑性。不解佛性。】

祖師前面跟他講「汝試塑看」，這一句話就是提醒他，看他能不能在這個言下大悟，結果方辯沒有開悟，回家真的塑一個六祖的像來。所以六祖說，你『不解佛性』，你不能悟。

【師舒手摩方辯頂。曰。永為人天福田。】

六祖很慈悲，看他雖然不能開悟，他說他造像造得很不錯，造像功德也是很大的。稱讚他永遠作為人間的福田，幫助一切眾生修福。像這些地方也給我們很大的啟示。方辯以後也開悟了，也是他四十三個弟子當中之，列在此地的沒有不開悟的，要不開悟不可能列在此地的。這就是告訴我們，我們學佛決定要開智慧。學佛決定要團結、要合作，所以僧團叫和合僧團。每一個人自己有特長，都要能充分的發揮，會講經的講經，會辦事的辦事，會交際應酬的你就辦交際應酬。所以過去叢林裡頭的執事有一百零八個，它是有非常嚴密的組織，各盡其能，各盡其責，這個僧團才能夠興旺。雖然每一個人的工作不一樣，每一個人在僧團裡面的地位決定平等，上到住持、首座，首座就是講經說法的法師，住持是統領大眾，好像學校的校長一樣。最低的裡面，有菜頭，種菜的；有火頭，燒火的，大廚房裡面燒火的。地位平等，執事各個不相同，好像有階級、有層次組織，但是他地位決定平等。所以這點佛法跟世間法不一

樣。從組織上來說，它跟世間法一樣，但是從地位上講，它跟世間法不一樣。世間法不平等，皇帝跟庶民決定不平等；寺院裡面，住持跟清眾決定平等。這個是佛法的圓融，佛法之好就好在這個地方。

他會塑像，你就專門塑像，專門造佛菩薩、羅漢的像給別人供養。所以中國大陸上那些建築、那些雕刻的確有許多，所謂是鬼斧神工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，現在的藝術家你去做做不出來。所以那些的確確有許多是鬼神，或者是佛菩薩、羅漢化身來的，來做工人，來做。你看雲棲寺蓮池大師的那個大雄寶殿叫神運殿，就是鬼斧神工，不是人間工匠能做得出來的，所以他那個殿叫神運殿。我們看末後這一位，第十三位，臥輪禪師。

【有僧。】

有一個出家人。

【舉臥輪禪師偈曰。】

『舉』就是念這個偈子。

【臥輪有伎倆。能斷百思想。對境心不起。菩提日日長。】

『臥輪』是個禪師的名字，但是在中國傳記，高僧傳記裡面沒有記載。《傳燈錄》裡面講「臥輪」可能不是人名字，可能是他住的地方，但是也有人說臥輪是禪師的名字，究竟怎麼個說法，誰也不敢下定論。但是這個四句話傳得很遠，很多人都知道。『伎倆』，拿我們現在話講有本事，他有本事，他有能力。什麼本事？他能斷妄想，『百思想』就是妄想；他有能力，『對境心不起』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起心不動念，他有這個本事。所以，『菩提日日長』，「菩提」是智慧。六祖大師聽到了，聽到之後他就曉得，這一首偈就跟神秀一樣沒見性，有問題。

【師聞之。曰。此偈未明心地。若依而行之。是加繫縛。】

要依這個來修，換句話說，你是加了一些繩索把你綁住，更不自由了。這個繫縛在哪裡？如果諸位從前面要是真聽明白了，你一看就曉得，他這個病就跟智隍的病一樣。病在他有執著，他有分別、有執著，他還有個伎倆，他還能斷妄想，這都是病。換句話說，他能所對立，這個裡頭有能有所，能所對立，能所沒有雙忘。這是把他這個毛病，我們要先能看出來。

【因示一偈曰。】

六祖他也說了一首偈，這首偈完全破除它的，解念去縛。

【惠能沒伎倆。不斷百思想。】

『沒伎倆』，那是無作妙用。『不斷百思想』，本來沒有「百思想」，斷它幹什麼？你要斷，它真有；它本來沒有，它本來空，你要斷它幹什麼？所以諸位要知道，煩惱很多，你要想斷煩惱，好了，又加了一個煩惱。本來很多煩惱了，還要加一個斷煩惱，就愈搞愈多。煩惱性空，需不需要斷它？不需要。不需要，它擾亂你；擾亂你，是因為你起心。你要不起心，煩惱起現前，隨它現前，根本不要理會它，一下煩惱就沒有了。愈想斷，煩惱愈多；不想斷的時候，煩惱沒有了。所以念佛人，只用一個阿彌陀佛，只管念佛就好了，斷煩惱幹什麼。佛號念好了，煩惱就沒有了；念佛還要用心去斷煩惱，這個佛就念不好了。參禪、修觀都是這個樣子，所以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。

【對境心數起。菩提作麼長。】

『對境心數起』就是無所不知，前面兩句是般若無知，後面這一句就是無所不知。無論什麼人來請教，你看祖師馬上就回答，「心數起」，可見得他真的體用自在、體用如如。『菩提作麼長』，「菩提」是智慧、覺性，覺性是本有的，本有的哪還有長不長？如果有長的話，那本有的菩提還有大小、還有長短、還有有無？這就

錯了，菩提是自性覺。所以六祖大師這首偈，是專門對治臥輪禪師「能斷百思想」這個病而說的。他那個偈子不是不好，對於初學的人來講是很好的，但是他不究竟，對於一個修行功夫有相當成就的人，他再要用這個方法就錯了，那法就不契機了。

所以我們要知道，我們今天用能大師這個偈子，我們用不上，他這個境界太高了。可是我們如果要用臥輪禪師那個，那個我們能用得上，我們有本事能斷妄想。我們有什麼本事？我們念佛，念阿彌陀佛，能斷，或者我們修止觀，我們能斷，我們現在是在這個階段上，能大師這個階段我們還達不到。但是要曉得，那是初學用的，六祖大師這是究竟法。我們用的那個方法，等我們到了功夫成片、到事一心不亂，那這個法子不能用了，因為如果還用這個法子，決定不能證理一心。所以到那個時候，我們再用能大師這個偈子，就可以幫助我們到理一心不亂。就正如前面神秀大師那個偈子一樣，神秀大師那個偈子我們用得上，對我們來講非常好；惠能大師那個偈子，對我們沒用處。所以這個要曉得。再看下面第七章：

【南頓北漸第七】

【時祖師居曹溪寶林。】

這是六祖，這是講當時他住在曹溪寶林寺，就是現在的紹州南華寺，現在叫南華寺。

【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。】

『荊南』就是當陽山玉泉寺，這個地方在湖北。

【於時兩宗盛化。人皆稱南能北秀。】

因為他們兩個都是五祖的高足，可以說都是五祖忍大師的傳人，一個在南方，一個在北方。所以在佛門，或者一般世間人談論起來，都說是『南能北秀』，南面是能大師，北面秀大師。

【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。】

南面是頓教，北面是漸教，這是大家有這麼個看法，有這樣的一個分別。

【而學者莫知宗趣。】

所以很多想學佛法的人，不知道究竟是應該學頓還是學漸，有的時候反而迷惑了。

【師謂眾曰。法本一宗。人有南北。法即一種。】

這是說明，南北宗旨是一樣的，沒有兩樣。

【見有遲疾。】

『見』是見道，就是開悟，大乘是明心見性叫見道，有的人遲，有的人快。

【何名頓漸。法無頓漸。】

『法』沒有，的確沒有，頓漸是在人分的。所以：

【人有利鈍。故名頓漸。】

要明白這個道理。六祖所說的非常有道理，絕對沒有自讚毀他。所以他對秀大師也非常的尊重，秀大師對能大師也很尊重。可是底下的人就不行了，程度不夠。

【然秀之徒眾。】

就是神秀大師這些學生、弟子。

【往往譏南宗祖師。不識一字。有何所長。】

所以底下的學生程度不夠，他們就輕看了六祖，神秀也知道這個事情。

【秀曰。他得無師之智。深悟上乘。吾不如也。】

這是神秀大師也常常開導他的學生，不可以輕視六祖。自己雖然讀書講經說法，他是國師，皇帝的老師，可是對六祖還非常讚歎，自己認為不如他。

【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。豈徒然哉。】

假如說他真的不如我，我老師把衣鉢傳給他，那我這個老師也不行，老師也不認識人，連智愚他也分不清楚，哪有這種道理？老師能把衣鉢傳給他，不傳給我，他當然比我高，當然比我行。所以這樁事情不是偶然的。

【吾恨不能遠去親近。虛受國恩。】

這個話是真的，不是門面話，他是非常想到曹溪去親近，但是沒有機會。他要在這邊教化眾生，尤其那個時候是武則天做皇帝，武則天、中宗皇帝常常都要聽他講經，他是走不開，沒有法子到曹溪去親近、去請教。這些地方我們都要學習的。所以法門決定是平等，不管哪一個人學什麼法門、修什麼法門，只要是正法，我們讚歎，我們擁護。雖然讚歎、擁護，我不學，我還是老實念佛，這樣自己才能成功。如果見一個法門想學一個法門，這是自己沒主張，貪多嚼不爛。法門一定要專一，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。所以一定要讚禮三寶。『虛受國恩』，就是說他自己比不上六祖，而今天為帝王的老師，受到國家優厚的供養。

【汝等諸人。無滯於此。可往曹溪參決。】

所以他常常勸他的學生到曹溪去親近六祖，也有不少人從他這個地方，聽他說法奠定基礎之後，再到曹溪去參禮。

【乃命門人志誠曰。】

『志誠』是他一個得意的學生，他派他去。

【汝聰明多智。可為吾到曹溪聽法。汝若聞法。盡心記取。還為吾說。】

就是派一個人，等於說代表他到曹溪來親近六祖，六祖教誡你好好的記住，回來跟我講。這個也是求法的誠意，自己不能去，派代表去。

【志誠稟命至曹溪。】

志誠到曹溪來，是他師父派來的，不是他志願來的，是他師父派來的。

【隨眾參請。不言來處。】

他就是混在大眾裡頭，不說明，因為聽經的人多，那個時候他道場總有二、三千人。他混在裡頭，不特別去參請，也不特別去禮拜，混在大眾裡面，『不言來處』。

【時祖師告眾曰。】

六祖很厲害，一看就曉得哪有新人來的，沒有說話就跑來了。

【今有盜法之人。潛在此會。】

現在有人盜法，偷偷摸摸進來聽法，沒有來禮拜，偷偷摸摸來的，這人是盜法的。他這麼一說，志誠沒法子，只好出來禮拜。

【具陳其事。】

他就把到此地來的因緣陳述，他老師派他到此地來的。

【師曰。汝從玉泉來。應是細作。】

『細作』就是奸細。你來盜法的，祖師跟他開玩笑，你是玉泉寺來的，你到這兒來盜法，你來做奸細，就是做間諜。

【對曰。不是。】

他說，不是的。

【師曰。何得不是。對曰。未說即是。說了不是。】

我原先沒有說，是的；我現在已經說了，說了就不是。他也非常可愛，志誠禪師也很可愛的。

【師曰。汝師若為示眾。】

這就問了，『汝師』就是秀大師（神秀大師），平常對你們如何開示？就是怎麼樣教導你們。

【對曰。常指誨大眾。住心觀靜。長坐不臥。】

這是秀大師在玉泉寺教導他的學生，特別注意著重就是『住心



觀靜』，打坐，很注重這個事情。首先我們要了解，要「住心觀靜」。我們凡夫的心，俗話常講心猿意馬，那個念頭一會兒想東、一會兒想西，妄念紛飛。住心就是定，觀靜就是慧，心要住在一處，把它安住在一處。禪宗，比如講參話頭，就住在話頭上。有些參禪的人，他拿念佛當話頭，阿彌陀佛，他心就住在這上面。住在這個上面起疑情，念了幾句南無阿彌陀佛，然後提出這個疑情，念佛是誰？他在這個地方參下去，這心有住。「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」，這個就是我們後人所講的不倒單，這個是修禪定。這個方法對初學的人來講，好，初學的人就是如此。只是初級而已，向上一著，那要把這個觀念要打破。

【師曰。住心觀靜。是病非禪。】

六祖大師話裡頭的意思，你一定要懂。

【長坐拘身。於理何益。】

如果要不開悟、不明理，天天坐，坐在那裡有什麼用處？他所接引的確實是上上乘，好像他辦的是個研究所，他這個水準比神秀大師那高。好像後頭有說，秀大師他是接引大乘根性的人，他是接引上上乘根性的人，也就是一乘法。所以他所講的全是一乘法，要知道兩個都不錯，層次境界有高低。他後面這個偈子講了：

【聽吾偈曰。生來坐不臥。死去臥不坐。一具臭骨頭。何為立功課。】

所以六祖著重的，離相，不要著相，著相就錯了。這個幾句話的意思，是要人應當以明心見性為修學的宗旨。不要執著在功夫上，我這一坐能坐幾個鐘點，我這一坐能不倒單，拿這個當作功夫就錯了。你縱然坐在那裡能夠坐上三個月，坐上個三年都不起來，這是大定了，沒有見性還是凡夫。定力深的人，確實他一坐坐幾天。所以說入定，我們世間凡夫看到，這個人不得了，那要轟動一方，

那不得了。可是真正開悟的人，你不曉得，因為真正開悟的人，他往往表現就跟普通凡夫一樣，你不知道他真高明。所以凡夫的確不容易認識到真正善知識，尤其在現代，變一點花樣、搞一點神通就覺得了不起，這往往受騙。這是真正的事情，決定不是假的。六祖決定不是反對你常常打坐，不是反對這個事情，他是不贊成把打坐認為第一樁要緊的事情，這個是錯了，要緊的應當是明心見性。所以諸位要懂得這個道理。

【志誠再拜曰。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。不得契悟。今聞和尚一說。便契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。和尚大慈。更為教示。】

六祖這麼一點他，他的確是聰明，的確他是有智慧，所以他聽六祖這幾句話，他就有悟處。所以他講，他在秀大師那裡學道九年，這個時間不算短，『不得契悟』，九年沒有悟處。聽六祖這麼一說就恍然大悟，聽聽覺得的確是有道理，過去只曉得枯坐，換句話說，住心、觀淨都落在有能有所。觀靜，當然有靜就有動，都落在二邊上，這是他不能開悟的處所。所以現在有悟處就想到『生死事大』，要求大師指一條明路，這個機會難得！

【師曰。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。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。與吾說看。】

他說，我聽到秀大師在那邊教你們修戒定慧，不曉得他講的戒定慧的修行，『行相』是怎麼樣？你說給我聽聽。

【誠曰。秀大師說。諸惡不作名為戒。諸善奉行名為慧。自淨其意名為定。彼說如此。】

秀大師常常拿這個來教誨大眾。其實這個就是佛法裡面的一首偈子，在《阿含經》裡頭都有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這個四句偈可以說把一切的佛法統統包括了，統統包括盡了，秀大師平常就是以這個宗旨來教誡學徒。他就說明：

【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。】

我不曉得『和尚』（就是六祖），你老人家用什麼方法教學生？

【師曰。吾若言有法與人。即為誑汝。】

『誑汝』是騙你。我要說我有個方法要教誡你們，那是騙你們。

【但且隨方解縛。】

這六祖說出來了，我怎麼教人？你的毛病在哪裡，我給你指點出來，你改過，就如此而已，我沒有什麼法子來教誡別人。

【假名三昧。】

『三昧』也是個假名，換句話說，決定不能執著。

【如汝師所說戒定慧。實不可思議。吾所見戒定慧又別。】

我也有戒定慧，跟你師父講的不一樣。

【志誠曰。戒定慧只合一種。如何更別。師曰。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。】

這就是一般通途的教學法。

【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。】

所以方法不一樣。

【悟解不同。見有遲疾。】

換句話說，秀大師講的戒定慧是佛教裡面的一般講法，也就是共同科目，大家都要遵守，要修學的。他講的這個法門，是特別方法，不是通途的，是對於修學已經有相當基礎的人，幫助他一把，把境界往上提升。所以他不是教誡初學的，初學的人學他這個方法就糟了，初學一定要學秀大師那個方法。他就說了，因為志誠他已經學了九年，現在六祖可以提他一把，把他拉上來；他要沒有那個九年基礎，六祖不會跟他說這些話的。

【汝聽吾說。與彼同否。吾所說法。不離自性。離體說法。】

『體』就是自性。

【名為相說。】

『相說』就是著相。如果離自性說法，那是著相。離自性是說法這個人，他要不悟自性，他所說的法沒有一樣他不著相。六祖明心見性，所以他不著相。著相：

【自性常迷。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。是真戒定慧法。】

所以，他這個戒定慧跟佛說的四種，仔細去想，意思是不相違背的，但是在教學上來講，確實不一樣。換句話說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這個幾句話可以淺說、可以深說，神秀拿這個教誡初學，六祖教誡上上乘人也離不開這個原則，還是這個四句話。問題在哪裡？神秀著了相，他不著相。還是這四句，著相是四句，不著相還是這四句，可是著相跟不著相意境大大不相同。不著相，清淨法，真正是菩薩法；著了相，是凡夫法、二乘法、權教菩薩法，這不相同。下面他就說首偈：

【聽吾偈曰。心地無非自性戒。】

他老人家特別著重在『心地』。所以《梵網菩薩戒本》，這是一乘經，是一乘法，他講「菩薩心地品」，那個戒是菩薩心地戒。「心地無非」，心地裡面沒有過失、沒有錯誤、沒有缺失，這個戒就圓圓滿滿。

【心地無痴自性慧。】

心清清淨淨，照外面一切境界相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愚痴，這就是『自性慧』，就是般若波羅蜜。

【心地無亂自性定。】

心不亂，在一切境界裡面心不會被境界所動，這個就是『自性定』。

【不增不減自金剛。】

統統都講心地。心地本來圓滿，具足智慧、德相，沒有一樣不圓滿。所以談不上增加，也不會減少，『不增不減』。『金剛』是比喻，就是金剛不壞身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在凡夫，縱然墮落在三惡道，你自性的戒定慧沒有減少一點；成佛作祖，自性戒定慧也沒有增加一點，「不增不減」。為什麼有成佛、有墮落？這個裡頭是迷悟。悟了就成佛、成菩薩，迷了就做凡夫、做眾生，只有迷悟，沒有增減。

【身來身去本三昧。】

可見他這個禪定是活的，不是在那裡盤腿，天天在打坐的，不是的，『身來身去』都是禪定，所以是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前面說過了，妄念不生這是禪，外離相是禪，內不動心是定。

【誠聞偈。悔謝。】

聽了六祖大師開示之後，『悔』是懺悔，禮謝，知道過去走的這個路子是不對，現在才真正有一條明路。因為來的時候雖然老師派他來的，他自己聰明有智慧，又多才多藝，沒把六祖看在眼裡頭，所以這個時候懺悔了。

【乃呈一偈。】

他也呈一首偈給祖師，說明他自己的見地。

【五蘊幻身。幻何究竟。迴趣真如。法還不淨。師然之。】

他說出這四句話，六祖同意。『五蘊幻身』，這是講我們現在自己這個身，是四大五蘊和合幻化之身，這是第一句的意思。『幻何究竟』，這句的意思很深很深，必須深深覺悟才行，如果說只覺得「五蘊幻身」，這個地方就究竟，那就錯了。所以底下講，『迴趣真如，法還不淨』。為什麼不淨？你有捨幻趣真，真與幻是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。那什麼是究竟？真幻不二，這個才是究竟。像

永嘉大師所說的，「不除妄想不求真」，這就是究竟的，因為真妄是一不是二，你要去妄求真，「法還不淨」。這個要把前面多想一想，那個意思你才能夠貫通。所以佛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。法是什麼？就是迴趣真如。為什麼要捨？因為有這個念頭，法還不淨；捨了，那個心才真正清淨。

我們今天做不到，我們今天念念要求生淨土，淨不淨？法還不淨，這個要懂得，這是我們現階段不如禪的地方。可是我們一生到淨土那就清淨了，那禪又比不上我們了，道理就在此地，妙就妙在此地。我們今天禪、教、密、律，我們哪一門都比不上人家，一往生的時候，任何一門比不上我們。道理在這個地方，所以自己要曉得。你真正明瞭了，今天我們謙虛，自謙而敬人，他有能力學那個法門，我們學不到。我們自己想想，學那些法門，這一生不會成功的。可是我們也不必對著那些人有自卑感，用不著。為什麼？我們曉得，我一往生絕不在他之下。沒有往生，不行，比上人家；往生之後，不在他之下。不自高，也不自卑，努力的念佛。

【復語誠曰。】

再告訴志誠。

【汝師戒定慧。勸小根智人。吾戒定慧。勸大根智人。】

這是他們所講的對象不一樣。

【若悟自性。亦不立菩提涅槃。亦不立解脫知見。無一法可得。方能建立萬法。】

這是明心見性的人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的人，他心裡頭絕對不會還有個菩提涅槃，還有個解脫知見，沒有。一心不亂，他心乾乾淨淨，『無一法可得』，無智亦無得，他是在這個境界裡，這個時候心真正清淨。『建立萬法』就是教化眾生。為什麼？法法都通了，沒有一法他不通。為什麼會通？因為一切法都是從清淨心裡面生

出來的，換句話說，一切法都是從「無一法可得」裡頭出來的。只要心清淨了，心像一面鏡子，胡來現胡，漢來現漢，沒有一樣不清楚。我們今天病？病在心不清淨。所以一切境界現前，我們是茫然無知，也無所措，我們病在此地。下面說：

【若解此意。亦名佛身。亦名菩提涅槃。亦名解脫知見。】

真正到達這個境界，就是像佛所講的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。

【見性之人。立亦得。不立亦得。去來自由。無滯無礙。應用隨作。應語隨答。普見化身。不離自性。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。是名見性。】

這是講見性的樣子，見性的作用，真正是得大自在，立與不立都是隨念解縛。如果那個人他說他一切都不執著，你就用執著來打破他那個不執著；他樣樣都執著，那你用不執著來破他的執著。所以立與不立是活活潑潑在那裡應用，靈活的運用。這也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，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，沒有一定的。眾生的病不一樣，說法就是開方子，他一聽，他馬上就覺悟、就回頭，病就好了。所以沒有一定的說法。所以他是『應用隨作，隨語隨答』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隨緣而不攀緣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『普見化身』，十法界依正莊嚴都是自性變化的作用。所以祖師給人開示句句都是活的，同一個問題，問的人不同，答得不一樣；處所不同，答得也不一樣，活活潑潑，都能叫人聽到之後恍然大悟。這個叫『自在神通遊戲三昧』，這是見性人的樣子。

【志誠再啟師曰。如何是不立義。】

前面講立也可以，不立也可以，什麼是『不立義』？

【師曰。自性無非無痴無亂。念念般若觀照。常離法相。自由自在。縱橫盡得。有何可立。】

所以，實在講是無有一法可立。

【自性自悟。頓悟頓修。亦無漸次。所以不立一切法。】

這個的確是接上上乘人。

【諸法寂滅。有何次第。志誠禮拜。願為執侍。朝夕不懈。誠。吉州太和人也。】

現在的江西吉安太和縣。這個是說明了，這也是六祖大師自己所證悟的境界，可見得他真的是得大自在，真正解脫了。所以這是我們要多多的去念、多多的去學，把這個道理、把這種境界應用在我們念佛的生活上。再看底下一位志徹禪師：

【僧志徹。江西人。】

他是江西南昌。

【本姓張。名行昌。少任俠。】

『任俠』就是打抱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他是這麼一個人，是個走江湖的這麼一個人。

【自南北分化。二宗主雖亡彼我。】

就是神秀跟能大師南北兩個道場對立，他們兩個人是沒有問題，彼此都互相的尊敬，可是門徒不行，這些學生們不服氣。

【而徒侶競起愛憎。】

他們都是擁護自己的老師，總要毀謗、貶斥別人，這是心量窄小不能容忍。

【時北宗門人。自立秀師為第六祖。】

他們認為神秀大師才是真正禪宗第六代的祖師。

【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。】

天下人都知道衣鉢的確在惠能大師手上，他們對這個事情很忌諱。

【乃囑行昌來刺於師。】

行昌做刺客，就是派行昌到曹溪來做刺客，想把六祖殺掉、除



掉，他們那邊就正式是第六代祖。

【師他心通。預知其事。】

能大師心清淨就有他心通，他心通是本能，不是得來的，心清淨就有。所以外面一有點驚動，祖師自己心裡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【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】

『金』就是銀子，就是十兩銀子，他準備十兩銀子放在他平常打坐的那個椅子旁邊。

【時夜暮。行昌入祖室。將欲加害。】

行昌到這個地方來了，果然摸到方丈室。

【師舒頸就之。】

行昌拿刀要砍六祖的頭，六祖不但不回避，把頸子、脖子伸長長的，砍！讓他砍。

【行昌揮刃者三。悉無所損。】

行昌砍了三刀，六祖也如如不動，若無其事的。不但若無其事，六祖說：

【師曰。正劍不邪。邪劍不正。只負汝金。不負汝命。行昌驚仆。久而方蘇。】

行昌嚇倒了，嚇呆了，昏過去了。三刀沒有傷害他，六祖知道前世的因果，前世不錯，欠他十兩銀子，沒還，所以現在準備十兩銀子還他；不欠他命，所以他來殺也殺不死，不欠他命。我只欠你財不欠你命，所以你殺不了我。『久而方蘇』，昏過去，昏了好久，這才醒過來。

【求哀悔過。】

哀求悔過。

【即願出家。】

他就發心想出家。但祖師還不答應他。

【師遂與金。】

把十兩銀子還給他，前生債了了。

【曰。汝且去。】

你趕快走。

【恐徒眾翻害於汝。】

因為你來行刺，對我不利，我沒有事情，我會原諒你。那些徒眾他們不會饒過你的，你還是趕快走，走得遠遠的好。

【汝可他日易形而來。吾當攝受。】

『易形』就是你可以到別的地方出家，出了家之後你再到我這兒來，我可以收你做個學生。

【行昌稟旨宵遁。】

『宵』就是天還沒有亮的時候，就走了。

【後投僧出家。】

以後他果然真的出了家。

【具戒精進。】

戒律很嚴，也非常精進，很用功。

【一日。憶師之言。遠來禮覲。】

有一天忽然想起來，六祖大師叫他到曹溪去參拜他，他應當去，他果然就來了。來見了面：

【師曰。吾久念汝。汝來何晚。】

他說，我很想念你，你怎麼這麼久、這麼晚才來？

【曰。昨蒙和尚捨罪。今雖出家苦行。終難報德。】

他非常懺悔，那個時候蒙和尚原諒他，饒恕他的罪行，現在雖然出家苦行，總是沒有法子來報這個恩德。

【其惟傳法度生乎。】

想到真正的報答恩德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弘法利生。這個一點都不錯，所謂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，只有弘法利生，我們而努力來做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